

安得長者言

陳繼儒著

中華書局

安得長者言

華亭陳繼儒著

余少從四方名賢游。有聞輒掌錄之。已復死心茅茨之下。霜降水落。時弋一二言。拈題紙屏上。語不敢文。庶使異日子孫躬耕之暇。若粗識數行字者讀之。了了也。如云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。則吾豈敢。吾本薄福人。宜行厚德事。吾本薄德人。宜行惜福事。聞人善則疑之。聞人惡則信之。此滿腔殺機也。

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。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。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。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流。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。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。

偶與諸友登塔絕頂。謂云。大抵做向上人。決要士君子鼓舞。只如此塔甚高。非與諸君乘興覽眺。必無獨登之理。既上四五級。若有倦意。又須賴諸君慫恿。此去絕頂不遠。既到絕頂。眼界大。地位高。又須賴諸君提撕警懼。跬步少差。易至傾跌。只此便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。

男子有德便是才。女子無才便是德。

士君子盡心利濟。使海內人少他不得。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。卽此便是立命。

吳帝云。與其得罪於百姓。不如得罪於上官。李衡云。與其進而負於君。不若退而合於道。二公南宋人也。

合之可作出處銘。

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。但好利之弊。使人不復顧名。而好名之過。又使人不復顧君父。世有妨親命。以潔身。訕朝廷。以賣直者。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也。

宦情太濃。歸時過不得。生趣太濃。死時過不得。甚矣。有味於淡也。

賢人君子。專要扶公論。正易之所謂扶陽也。

清苦是佳事。雖然。天下豈有薄於自待。而能厚於待人者乎。

一念之善。鬼神隨之。一念之惡。厲鬼隨之。知此。可以役使鬼神。

黃帝云。行及乘馬。不用迴顧。則神去。今人迴顧功名富貴。而去其神者。豈少哉。

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。不當有憂國之語。

屬官論劾上司。時論以爲快。但此端一開。其始則以廉論貪。其究必以貪論貪矣。又其究必以貪論廉矣。

使主上得以賤視大臣。而憲長與郡縣和同爲政。可畏也。

責備賢者。畢竟非長者言。

做秀才如處子。要怕人。既入仕如媳婦。要養人。歸林下如阿婆。要教人。

廣志遠願。規造巧異。積傷至盡。盡則早亡。豈惟刀錢田宅。若乃組織文字。以冀不朽。至於鏤肺鐫肝。其爲

廣遠巧異。心滋甚。禍滋速。

大約評論古今人物。不可便輕責人以死。

治國家有二言。曰忙時閒做。閒時忙做。變氣質有二言。曰生處漸熟。熟處漸生。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。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。

火麗于木。麗于石者也。方其藏於木石之時。取木石而投之水。水不能克火也。一付於物。卽童子得而撲滅之矣。故君子貴翕聚。而不貴發散。

麒麟子每教人養喜神。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。是二言吾之師也。

朝廷以科舉取士。使君子不得已而爲小人也。若以德行取士。使小人不得已而爲君子也。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。皆是暴殄天物。

麒麟六月息。故其飛也能九萬里。仕宦無息機。不仆則厥。故曰知足不辱。知止不殆。

人有嘿坐獨宿。悠悠忽忽者。非出世人。則有心用世人也。讀書不獨變人氣質。且能養人精神。蓋理義收攝故也。

初夏五陽用事。于乾爲飛龍。草木至此已爲長旺。然旺則必極。至極而始收斂。則已晚矣。故康節云。牡丹含蕊爲盛。爛熳爲衰。蓋月盈日午。有道之士所不處焉。

醫書云。居母腹中。母有所驚。則生子長大時發顛癩。今人出官涉世。往往作風狂態者。畢竟平日帶胎疾耳。秀才正是母胎時也。

士大夫氣易動。心易迷。專爲立界牆。全體面。六字斷送一生。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。不言腹心而言體面。皆是向外事也。

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。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。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。

乘舟而遇逆風。見揚帆者不無妬念。彼自處順于我何關。我自處逆于彼何與。究竟思之。都是自生煩惱。天下事大率類此。

用兵者仁義可以王。治國可以霸。紀律可以戰。智謀則勝負共之。特勇則亡。

出一箇喪元氣進士。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。救荒不患無奇策。只患無真心。真心即奇策也。

凡議論要透。皆是好盡言也。不獨言人之過。

吾不知所謂善。但使人感者即善也。吾不知所謂惡。但使人恨者即惡也。

講道學者得其土苴。真可以治天下。但不可專立道學門戶。使人望而畏焉。嚴君平買卜。與子言。依于孝。

與臣言。依于忠。與弟言。依于弟。雖終日譚學。而無講學之名。今之士大夫恐不可不味此意也。

天理凡人之所生。機械凡人之所熱。彼以熟而我以生。便是立乎不測也。

青天白日。和風慶雲。不特人多喜色。即鳥鵲且有好奇音。若暴風怒雨。疾雷閃電。鳥亦投林。人亦閉戶。乘戾

之感。至于此乎。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。

頤卦慎言語。節飲食。然口之所入者其禍小。口之所出者其罪多。故鬼谷子云。口可以飲。不可以言。

吳俗坐定。輒問新聞。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。而是非媒孽交搆之端也。地方無新聞可說。此便是好風俗。好世界。蓋說言之詛字。化其言而爲詛也。

富貴功名。上者以道德享之。其次以功業當之。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。其下不取辱則取禍。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。必無放肆之君子。

人有好爲清態而反濁者。有好爲富態而反貧者。有好爲文態而反俗者。有好爲高態而反卑者。有好爲淡態而反濃者。有好爲古態而反今者。有好爲奇態而反平者。吾以爲不如混沌爲佳。人定勝天。志一動氣。則命與數爲無權。

偶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。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。只此閒工夫何處得來。所謂君子樂得其道。故老而不爲疲也。亦只爲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去耳。

捏造歌謠。不惟不當作。亦不當聽。徒損心術。長浮風耳。若一聽之。則清淨心田中。亦下一不淨種子矣。人之嗜名節嗜文章嗜游俠如嗜酒然。易動客氣。當以德性消之。

有穿麻服白衣者。道遇吉祥善事。相與牽而避之。勿使相值。其事雖小。其心則厚。

田鼠化爲鴛。雀入大海化爲蛤。蟲魚且有變化。而人至老不變何哉。故善用功者。月異而歲不同。時異而日不同。

好譚閨門。及好談亂者。必爲鬼神所怒。非有奇禍。則有奇窮。

有濟世才者。自宜韜斂。若聲名一出。不幸而爲亂臣賊子所劫。或不幸而爲權奸佞倖所推。旣損名譽。復掣事幾。所以易之無咎無譽。莊生之才。與不才。真明哲之三窟也。

不盡人之情。豈特平居時。卽患難時。人求救援。亦當常味此言。

俗語近于市。纖語近于媚。諱語近于優。士君子一涉此。不獨損威。亦難迓福。

人之交友。不出趣味兩字。有以趣味勝者。有以味勝者。有趣味俱乏者。有趣味俱全者。然寧饒於味。而無寧饒於趣。

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。彼以逆加。吾以順受。有此病。自有此藥。不必校量。

羅仲素云。子弑父。臣弑君。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。若一味見人不是。則兄弟朋友妻子。以及于童僕雞犬。到處可憎。終日落噴火坑塹中。如何得出頭地。故云。每事自反。真一帖清涼散也。

小人專望人恩。恩過不感。君子不輕受人恩。受則難忘。

好義者。往往曰義憤。曰義激。曰義烈。曰義俠。得中則爲正氣。太過則爲客氣。正氣則事成。客氣則事敗。故曰。大直若曲。又曰。君子義以爲質。禮以行之。遜以出之。

水到渠成。瓜熟蒂落。此八字受用一生。

醫以生人。而庸工以之殺人。兵以殺人。而聖賢以之生人。

人之高堂華服。自以爲有益于我。然堂愈高。則去頭愈遠。服愈華。則去身愈外。然則爲人乎。爲己乎。

神人之言微。聖人之言簡。賢人之言明。衆人之言多。小人之言妄。

欲見古人氣象。須于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。故云。見黃叔度。使人鄙吝盡消。又云。見魯仲連。李太白。使人不敢言名利事。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。

泛交則多費。多費則多營。多營則多求。多求則多辱。語不云乎。以約失之者鮮矣。當三復斯言。

徐主事好衣白布袍。曰。不惟儉朴。且久服無點污。亦可占養。

河洛卦範。皆圖也。書則自可鑽研。圖則必由討論。古人左圖右書。此也。今有書而廢圖。故有學而無問。書不盡言。言不盡意。其惟圖乎。

留七分正經以度生。留三分癡呆以防死。

晦翁云。天地一無所爲。只以生萬物爲事。人念念在利濟。便是天地了也。故曰。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。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。只是當面踉蹌過耳。

夫衣食之源本廣。而人每營營苟苟。以狹其生。逍遙之路甚長。而人每波波急急。以促其死。

士君子不能陶鎔人。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。

人心大同處。莫生異同。大同處卽是公論。公論處卽是天理。天理處卽是元氣。若于此處犯手者。老氏所謂勇乎敢則殺也。

孔子曰。斯民也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不說士大夫。獨拈民之一字。卻有味。

沓假山無巧法。只是得其性之重也。故久而不傾。觀此則嚴重者可以自立。後輩輕薄前輩者。往往促算。何者。彼既賤老。天豈以賤者贈之。

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。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。切須檢點。

人生一日。或聞一善言。見一善行。行一善事。此日方不虛生。

王少河云。好色好鬪好得禽獸。別無所長。只長此三件。所以君子戒之。

靜坐以觀念頭起處。如主人坐堂中。看有甚人來。自然酬答不差。

入鳥不亂行。入獸不亂羣。和之至也。人乃同類。而多乖睽。何與。故朱子云。執拘乖戾者。薄命之人也。

得意而喜。失意而怒。便被順逆差遣。何曾作得主。馬牛爲人穿着鼻孔。要行則行。要止則止。不知世上。

切差遣得我者。皆是穿我鼻孔者也。自朝至暮。自少至老。其不爲馬牛者。幾何。哀哉。

世亂時。忠臣義士。尙思做箇好人。幸逢太平。復爾溫飽。不思做君子。更何爲也。

凡奴僕得罪于人者。不可恕也。得罪于我者。可恕也。

富貴家宜勸他寬。聰明人宜勸他厚。

天下惟聖賢收拾精神。其次英雄。其次修煉之士。

醉人膽大。與酒融浹故也。人能與義命融浹。浩然之氣自然充塞。何懼之有。

曾見賢人君子而歸。乃猶然故吾者。其識趣可知矣。

出言須思省。則思爲主。而言爲客。自然言少。

只說自家是者。其心粗而氣浮也。

一人向隅。滿堂不樂。一人疾言。遠色怒氣。嗾人。人寧有怡者乎。

士大夫不貪官。不受錢。一無所利濟。以及人。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。蓋潔己好修德也。濟人利物功也。有德而無功可乎。

未用兵時。全要虛心用人。既用兵時。全要實心活人。

孔子畏大人。孟子藐大人。畏則不驕。藐則不諂。中道也。

少年時每思成仙作佛。看來只是識見嫩耳。

薄福者必刻薄。刻薄則福益薄矣。厚福者必寬厚。寬厚則福益厚矣。

進善言。受善言。如兩來船。則相接耳。

人不易知。然爲人而使人易知者。非至人。亦非真豪傑也。黃河之脈。伏地中者萬三千里。而莫窺其際。器局短淺。爲世所窺。丈夫方自愧不暇。而暇求人知乎。

能受善言。如市人求利。寸積銖累。自成富翁。

掃殺機以迎生氣。修庸德以來異人。

金帛多。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。不知其他。知有爭而已。金帛少。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多。亦

不知其他。知有親而已。

喜時之言多失信。怒時之言多失體。

以舉世皆可信者。終君子也。以舉世皆可疑者。終小人也。

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。平則能在其中矣。廉能者。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。

古人重俠腸傲骨。曰腸與骨非霍霍。簸弄口舌。聳作意氣而已。郭解陳遵議論。長依名節。

清福上帝所吝。而習忙可以銷福。清名上帝所忌。而得謗可以銷名。

人不可自恕。亦不可使人恕我。

文中子曰。太熙之後。述史者幾乎罵矣。嗚呼。今之奏疏亦然。

用人宜多。擇友宜少。

不可無道心。不可泥道貌。不可有世情。不可忽世相。

心逐物曰迷。法從心曰悟。

儒佛爭辨。非惟儒者不讀佛書之過。亦佛者不讀儒書之過。故兩家皆交淺而言深。

後生輩胸中。落意氣兩字。則交游定不得力。落騷雅二字。則讀書定不深心。

古之宰相。捨功名以成事業。今之宰相。既愛事業。又愛功名。古之宰相。如嵒政塗面挾皮。今之宰相。有荊

軻生劫秦王之意。所以多敗。

周顒與何胤書云。變之大者莫過死生。生之重者無逾性命。性命于彼甚切。滋味在我可輕。故酒肉之事莫談。酒肉之品莫多。酒肉之友莫親。酒肉之僧莫接。

嗜異味者必得異病。挾怪性者必得怪證。習陰謀者必得陰禍。作奇態者必得奇窮。莊子一生放曠。却曰寓諸庸。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。

待富貴人不難有禮。而難有體。待貧賤人不難有恩。而又難有禮。

憐才二字。我不喜聞。才者當憐人。寧爲人所憐。邵子曰。能經綸天下之謂才。

閉門即是深山。讀書隨處淨土。

讀史要耐訛字。如登山耐亥路。踏雪耐危橋。閒居耐俗漢。

孔子云。天生德于予。桓魋其如予何。蓋聖人之氣。不與兵氣合。故知其不害于桓魋。今人懶習文字者。由其氣不與天地之氣及聖賢之清氣合。故不得不懶也。